

我们的节日

文物里的清明

又是一年清明至，春雨润思，风物寄情。这个兼具祭祖追远与踏青寻春的节日，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情感与文脉。本期清明专版，我们以文物为钥，追溯清明的千年起源，描摹传统习俗的生动模样，在器物与丹青之间，读懂清明的文化底蕴，感受穿越时光的精神传承。

—编者

唐·姤神碑（山西古建筑博物馆藏）



从姤神碑看清明起源

唐中才

要探寻清明与寒食的文化源头，不妨走进太原纯阳宫，细细品读碑廊中的姤神碑。

姤为《周易》六十四卦之一，亦为多音字，此处通“妒”，故又称妒神碑。此碑立于唐大历十一年（776），碑为螭首方座，通高262厘米、宽102厘米、厚19厘米。碑阳额题“姤神颂”，碑身以行书刻32行，前为序颂，后列职官题名。姤神碑现为纯阳宫馆藏一级文物。

碑文属于序言并颂格式。在序言中开篇即云：“河东之美者，有妒水之祠焉。其神周代之女，介推之妹。”

首先明确了妒神即妒水之神，身份为介子推之妹。妒水又称妒泉，在今娘子关一带，传说泉眼如轮，女子艳妆近之则兴风雨，故名“妒水”，其神遂称“妒神”。碑文又记：“阖境之内，畴敢不恭？顺之则风雨应期，违之则雷霆伤物。”可见妒神妒性刚烈，关于她的信仰在当地影响深远。

关于清明节的起源，碑文明确写道：“初文公出国，介推从行……因为灭焰之辰，更号清明之节。”

晋文公流亡时，介子推割股奉君，后隐居绵山，晋文公焚山求之，介子推拒不出仕，遂被烧死。晋文公追悔莫及，将山火熄灭之日定名为“清明”，清明节由此而来。

至于寒食节，碑文续载：“妹以兄涉要主，身非令终。遂于冬至之后，日积一薪，烈火焚之，为其易俗。”

介子推之妹认为哥哥拒绝出仕的行为，有要挟主上的意思，又造成了百姓长时间冬日寒食，于是自冬至后天天出去砍柴积攒，到寒食节这天“积薪自焚”以易风俗，这便是寒食节的早期传说。曹魏《阴罚令》亦载：“太原、上党、雁门冬至后百五日皆绝火寒食，云为子推。”故寒食又称“百五节”。

碑文又以兄妹对举：“兄则禁火以示诫，我则焚柴以见志。”碑文最后的颂文曰：“兄长禁火，妹妹积薪；共成佳节，正在芳春。古今千年，百里之内；德音不绝，祭祀不绝。”但碑文中也明确讲“《浑天记》曰：‘著寒食者，为助阳气，用厌火星。’所说不同，互有得失”。

“兄”为介子推，“我”为妒神。可见在唐代，关于寒食、清明的传说已多版本并存，而此碑在赞颂介子推兄妹志节的同时，清晰梳理了清明与寒食的文化渊源。从文化史角度看，寒食节源于上古改火礼制与冬季防火习俗，至唐代达到极盛，成为全国性法定假日。寒食禁火、祭扫、赐新火等仪式，既是追远，也是迎新。而清明本为二十四节气之一，象征春耕起始，古人于此祈谷踏青。因两节日期相近，习俗逐渐交融、简化，最终寒食节俗并入清明，形成目前清明祭扫和踏青的综合节日。而原来清明祈谷的风俗，逐渐转入惊蛰或填仓节。

纯阳宫姤神碑以石刻文字，实证清明、寒食两大节日的起源与流变，故事生动、文化厚重，值得细细品读、久久回味。

清明，既是暮春时节的自然节气，更是深植华夏血脉的传统节日。它既承载慎终追远的肃穆，亦饱含迎春惜生的温情。从人文传承来看，清明与寒食节渊源极深，二者在岁月流转中渐趋合一。

寒食节诞生于春秋晋国，为纪念忠贞守节的介子推而设，其精神内核在于缅怀先贤、坚守气节，承载着古人对忠烈品格的追慕与礼赞。

而清明最初是指导农事的节气，并无祭祀礼俗。历经岁月演进，寒食节祭祖追思的习俗渐渐融入清明，二者合流。简言之，寒食节重在“思贤守义”，清明则兼具节气顺应天时之生机与缅怀先祖之肃穆。唐宋之后，寒食节礼俗逐步并入清明，最终形成如今祭祖追思与迎春踏青并存的节日传统。

在祭祖追思的众多文化载体中，山西博物院镇馆之宝——西周晋侯鸟尊，以青铜为骨，以礼乐为魂，正是映照古人敬奉先祖精神风貌的绝佳载体。

晋侯鸟尊出土于曲沃晋侯墓地，为西周晋侯燮父所用的宗庙祭器。清明最核心的仪式是祭祖追远，这份感念先祖、不忘本源的理念，正是先秦宗庙祭祀文化的延续。西周时期，祭祀为国之大典，青铜礼器是礼乐制度的核心象征。晋侯鸟尊正是这一礼制文化的典型代表，它并非日用器皿，而是专供供奉先祖的国之重器，承载着晋国国君对先祖的敬畏与追思，是先秦敬祖尽孝观念的实物见证。

古人倾力铸就这件青铜瑰宝，将缅怀先

凤鸣三晋
清明如故

杨晓姝

西周·晋侯鸟尊（山西博物院藏）



祖之情、传承宗族之愿熔铸其间，与清明时节扫墓祭祖、感念先德的传统一脉相承。山西作为寒食节发源地，晋侯鸟尊所代表的晋国礼乐文明，更为寒食与清明的文化融合筑牢历史根基，使忠义守节的先贤精神与敬祖追远的祭祀礼俗相融共生，赋予清明厚重的人文底蕴。

凝望鸟尊，凤鸟昂首挺立，尾部卷曲为象首，纹饰庄重繁复，尽显西周青铜工艺的巅峰水准，亦折射出古人的精神风骨。作为祭祀重器，它寄托着对先祖的敬重、对宗族血脉的坚守；作为礼乐之器，它彰显守礼重义、崇善尚节的品格，与介子推忠贞守节的精神遥相呼应；作为凤鸟礼器，它蕴含敬畏自然、珍爱生命的智慧。这三重底蕴，恰如清明时节追思怀远、迎春纳新的意蕴，于肃穆与生机的交融间，尽显豁达从容的生命观。

从先秦宗庙，到今日清明，岁月更迭，而敬祖怀远、忠义传家的初心，始终未改。

古画中的清明

水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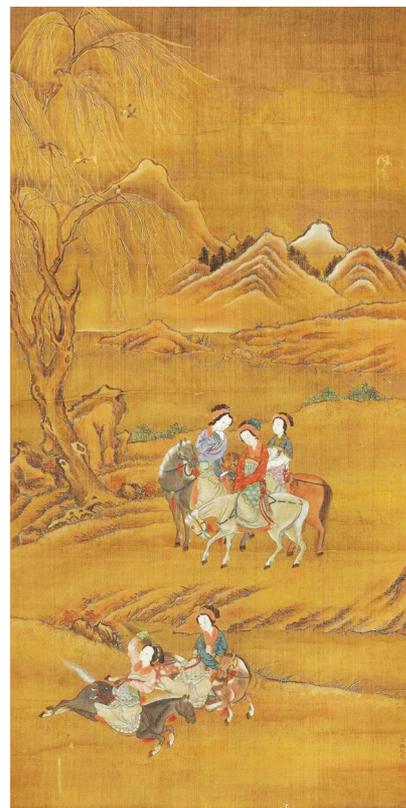
春风送暖，草木萌动，时序更迭间，清明如期而至。千百年间，清明习俗在岁月中沉淀，更被定格在一幅幅传世名画中。透过笔墨丹青，我们得以窥见古人过清明的真实模样，感受传统节日独有的温情与意趣。

说起清明节，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扫墓祭祀、缅怀先人，这一习俗由来已久。除此之外，清明节还有踏青郊游、放风筝、插柳戴柳、蹴鞠玩乐等习俗，在古代画家的笔下都有体现。

元代画家王振鹏的《馭马踏青图》描绘的是宫妃清明时节骑马踏青的情景。至宋元时期，清明节踏青已成风俗。御花园内，五位宫妃沐浴着初春和煦的阳光，骑马踏青。其中三人立马交谈，欣赏园景，有说有笑，神情自若。另外两位女子策马扬鞭，飞奔驰骋，尽情享受春光的温暖和游骑的快乐。纵观整幅画作，远山的白雪、初放的柳条、岸边的嫩草、厚重的人物衣着，交代出初春时节，寒冬将去、万物复苏的景象。

清代画家陈枚的《月曼清游图之杨柳荡秋千》描绘了贵族女子清明时节荡秋千的生活画面。上海博物馆藏的《宋太祖蹴鞠图》为我们展示了宋太祖等人在清明时踢球为乐的画面。

一幅古画、一种民俗，清明的一思一念、一情一景，都在笔墨丹青间生生不息。



《馭马踏青图》元·王振鹏